



#1

## 行进中的当代艺术基金会 Ongoing Contemporary Art Foundation

鲍栋 Bao Dong

**摘要：**由于当代艺术自身的实验性特征，艺术家及机构的持续工作需要得到更多非盈利机构的资金和学术支持。当代艺术基金会的出现，无疑是丰富和推动当代艺术生态健康发展的重要部分。《当代艺术家》对话当代艺术基金会合作策展人鲍栋，从实践经验出发，对当代艺术基金会的性质、工作方法展开探讨。

**关键词：**艺术生态，合作，收藏

**Abstract:** Due to the experimental feature of contemporary art, the continuous work of artists and art institutes need more financial and academic support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Undoubtedly, the emergence of contemporary art foundation is the important part of enriching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rt ecology. *Contemporary Artists* interviews Bao Dong, contemporary art foundation's cooperative curator, discussing the nature, working method of contemporary art foundation from practical experience.

**Keywords:** art ecology, cooperation, collection

- 1  
汪建伟  
生产  
单频录像、彩色、立体声  
60分  
1996
- 2  
仇晓飞  
奥特莱斯的维纳斯  
布面油画、灯光、布

《当代艺术家》(以下简称“当”)：当代艺术基金会对艺术家和普通大众而言是比较陌生的，请您谈谈基金会在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生态中的位置和现状。

鲍栋(以下简称“鲍”)：公众对其他领域的基金会肯定有所了解，但专门的当代艺术基金会在中国还很少。艺术基金会的基本功能是把资金输送到符合机构学术价值定位的艺术机构、个人和实践上去，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把钱花到应该花的地方。因此基金会必须是非营利性质的，政府需要制定出专门管理基金会的一套政策法规。

当：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中，青年艺术家的活力越来越突出。网络时代造就了一些自带流量的“明星艺术家”，艺术家与策展人的关系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对此您怎么看？

鲍：艺术家与策展人本来就应是自由、平等的合作关系，这不应该因时代、媒体、传播方式的变化而改变。现在真正的问题是，“策展性(策展思维)”已经融入了当代艺术体系，乃至整个文化行业的方方面面，比如艺术家在创作作品的时候已经考虑到展览方式与语境了。如果策展人还只停留在组织名单和作品的层面上，那策展人的作用迟早会被取代。

当：在您看来，中国当代艺术基金会的发展对整个艺术生态产生了哪些影响？

鲍：基金会是输血的，把资金输送到需要的地方，基金会可大可小，可以全面也可以专注。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最初的关注范围就比较广泛，赞助了很多非营利机构、艺术家的自发组织、创作、展览、讲座和出版，后来逐渐缩小范围，增加深度，启动了很多研究性项目。



#2

当：您与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的合作对您而言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鲍：这次合作是我第二次策划藏品展，第一次也是由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支持的展览——在上海瓷屋举办的“王兵影像收藏展”。中国收藏家的藏品可以形成有意义的展览，说明一部分收藏家已经从投资性的收藏转变成了文化性的收藏，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当：这些藏品与中国当代艺术之间有何联系？

鲍：“拔起头发飞翔”是与薛冰、王兵两位收藏家有关的第一个研究性展览。展出的所有作品都来自薛冰和王兵的收藏。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当代艺术，概念源于近现代历史，所以它有着一个独特的背景：我们没有自己的当代艺术参照系，比如说油画、影像，这些都是来源于西方的艺术类型、观念，甚至趣味。

其实晚清以来，中国对西方的文化、艺术等，从最早的学习模仿，到现在逐渐把它变成自己的语言，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遭遇

了各种各样的难堪、尴尬。现在我们还有一种文化系统上的不适感，在生活各个方面都能体会到，尤其在当代艺术领域，这种不适感会更加明显。

这种状态，我认为可以形象地描述为“拔起头发飞翔”。鲁迅有一句话：“人不可能拔起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这个姿势必然是不太好看的，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面，可能会蹦蹦跳跳，但飞不上去；也可能会跌倒，感觉身体在不断地扭动。但是今天的艺术，特别是中国的当代艺术，恰恰需要这种精神：在不可能中创造出一种可能性，哪怕只是对可能性的想象。